

〈午後〉

吳明益

聽說七歲大的小姪女氣喘發作而住了院，我決定午後去看她。

午後城市炎熱得驚人，戴著安全帽騎摩托車跟在一輛又一輛的虎虎飛馳的公車後面，簡直像俯在煮水餃的鍋前面蒸臉一樣。我穿梭在車陣裡面，腦袋裡盡是嗡嗡聲，遠望過去的街道，像一幅印象畫作，破碎分散的筆觸中，沸燙著動感的生命力。

轉過路口我找了地方停車，醫院應該就是在前面那幢白色的大樓吧？怎麼冷冷清清的？我上好鎖，跑步到大樓門口看見三個金黃色的大字掛在白牆上。「經建部」。媽的，記錯了。呸。我吐了一口痰，痰裡一定充滿了那些狗屎公車的廢氣。隨即我便警覺到隨地吐痰的不對，但是天氣實在太熱了，痰容易積在喉嚨而導致發炎，我這樣向自己解釋。

這一耽誤使得我比預定晚了十分鐘到醫院。這麼大的醫院竟然只有兩部電梯，十幾個人抬著頭盯著電梯上的數字，無奈地等待著。我則注視著前面粉白摺裙底下的一雙小腿，肉色絲襪包裹的線條彷彿孟德爾頌 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般柔軟。

我只要注意她的腳步，只要她一動就是電梯來了，我如是想。

從進電梯道出電梯我都沒有想回頭看那雙小腿的主人，我迷惑於前面柔細的髮絲下透著微弱血色的白皙後頸。她在六樓下，我則若有所失搭到八樓的幼兒病房。812 房在出電梯後右轉最底，媽告訴我的。這裡的病房門都塗上了淺淺的青春粉色，但因漆色已斑駁不堪，便露出腐木的黯褐，反倒更顯出老舊的氣味了；越新鮮的色澤往往越容易老去，不知道哪個肉麻的作家這麼說。敲門後旋開 812 的房門時，響亮的伊歪聲讓我嚇了一跳。

叔叔！是叔叔耶！生病姪女的姊姊大喊，嫂嫂層報紙上抬起頭來對我笑一笑，喔，你來啦，坐阿坐阿。

生病的小姪女坐在病床上戴著耳機，她消瘦的肩膀看起來格外狹小，感覺像比頭寬不了多少似的，這也是得她的眼睛分外地大，那代的倔強的虛弱感的眼佔據了大部分臉龐，與眼眶距離稍遠的雙眼皮線也因此反添虛弱而無神。

好一點了嗎？我問。

醫院的空氣裡飄著一股令人精神不佳的衰老氣味。她點點頭，微笑地取下耳機。在聽什麼？我探頭過去。她掀起棉被，露出一個畫著金角銀角張牙舞爪的手提錄音帶盒子。

「中——國——童——話——故——事——」她拉長聲音說。

剛才三姊和四姊有來，你來的時候她們剛走，她們送她的。大嫂說。這讓我有些尷尬，雖然沒有什麼錢，也應該到對面麥當勞買份麥克雞塊吧？怎麼兩手空空來探病？我暗罵自己。可是學生真的沒什麼錢，花十塊錢都要斤斤計較的，這樣回答自己。

大嫂拉了一張椅子給我，我說，醫生說怎樣？

醫生說是感冒引起氣喘發作的，她就是上次感冒沒好嘛，有一次半夜突然一直咳一直咳，都翻白眼了，整個臉都發青，嚇死我了，趕快叫計程車送急診，結果到醫院又好了。醫生檢查不出什麼，就開了一些藥給她。結果前天半夜又是一樣，我真的快嚇死了，醫生用那個氣管擴張劑給她吸才好一點。檢查以後就說不行，要住院了。昨天晚上還發作一次，我趕快叫隔壁床的幫我叫護士，真的眼睛都翻白了你都沒有看到，我緊張得亂叫亂叫。結果隔壁床被我嚇得今天就換病房，現在的是今天早上才住院的。大嫂揮動著雙手像游泳一般地描述著。

我點點頭，並趁機瀏覽了一下這個房間。四個病床的位置，二個空著。隔壁床現在換成一個看起來頂多是周歲的孩子，透明的防塵罩罩著的他，像包裹在保鮮膜裡。孩子的右腕插著點滴，一位三十多歲穿著藍襯衫上班族模樣的先生逗著他。孩子的雙腳翹得老高，想用肥胖的手去抓雙腳，奮力的姿態宛如瘦弱釣客正和一尾巨大的魚搏鬥。

氣喘很麻煩，以後要小心。有沒有買特效藥回去準備？我摸著小姪女害羞般的柔順頭髮說。

大嫂雙眼有些浮腫，說，買了。就是噴的那種，昨天醫生還給她用類固醇，本來是要用打的，結果她死都不要，就改成用吃的。真沒用，聽到打針就哇哇叫。小姪女的眼睛像音樂盒上芭蕾舞少女般靈活地轉動著，偷偷地淺笑。

用類固醇不是副作用蠻多的？我說。我看著小姪女的眼，像雨天紅磚道似溼漉漉地；又轉過頭去看雖然手插著點滴，卻生氣勃勃踢著腿的鄰床小孩，突然感到蜜餞似酸酸底疲憊感湧上來。這是一個靠窗的病床，可以遠遠看到台北市縣交界的橋，跨接著霧茫茫的兩個城市。橋下是像水泥路一樣光滑而凝固的河，似乎完全沒有流動的跡象，是無聲而凝重的老人嘆息；橋上的色彩車潮如工廠輸送帶般緩緩前進。我突然不曉得要說什麼，探病的人要說些什麼？不就是關心地詢問一下病情然後充滿祝福的離開嗎？我有點想離開又有一點不想，一種奇怪的麻痺讓我的雙腳無力。

轉過頭去我看到一進來就喊我的小姪女的姊姊，正坐在一旁翻著《灌籃高手》。哇，妳怎麼變這麼壯啊？我拍拍她的肩膀，慶幸自己找到新的話題。

她有點害羞地低下頭；和妹妹虛弱的白皙不同，從小在鄉下外婆家長大的她顯得

黝黑健壯。幾年級啦！五年級，今年升五年級。她瞥了我一眼回答。

這麼快啊。我說。

我在想讓她去補習數學哩，要不然她數學這麼爛，國中一定趕不上，大嫂說。

我說，不急吧？還早啊，小學生就是給她們痛快的玩嘛，學那麼多以後也記不住。妳看現在滿街的芝麻街美語，那些小洋鬼子以後真的還記得？我才不相信哩，喂，妳數學真的很爛啊？

還好啦，自然比較爛。她天真地告解：自然老師好兇喔，害我都讀不好。她咬了咬嘴唇，把鼻子皺了皺。

怎麼兇啊？會打人嗎？我問。

她每次都說他們自然老師很變態。大嫂說。我用好奇的眼神詢問。她隨即興奮地吱吱喳喳地說了起來。

她啊，我跟妳說。有一次我們下課就在操場玩嘛，結果上課的時候就沒有聽到鈴聲啊。我們幾個人想起來的時候已經上課了，想說死了死了。果然一進教室自然老師就用棍子這樣一甩……棍子是她自己做的，一半用膠帶這樣這樣捆了好幾圈。姪女一面說一面把她的手臂當成棍子，做出纏交代的樣子。

她吞了一口口水說，自然老師就拿起棍子一揮，打到帶頭的那個男同學身上。自然老師就說，就是你就是你，每次都是你帶頭，你哭什麼，我有打你嗎？老師就問全班同學說，我有打他嗎？全班同學趕快說，沒有沒有。自然老師自己就說，我根本沒有打他他就哭了，我是從來不打人的。而且就算我打你們也是為你們好，打在你們的身上痛在我的心裡啊！姪女誇張地咯咯笑了起來，她說每個同學都跟她一樣縮著脖子打擺子似地說，對對對，老師沒有打他，老師打我們都是為我們好。

可是她真的打了不是嗎？我似笑非笑地說。

她撇著嘴大笑說，對呀——！

還有啊，我們導師常常被她罵。因為自然老師當選那個優秀教師嘛，而且她在我們學校教了很久很久，是資格最老的，很多老師都怕她。有一次我們上自然課啊，前一節是我們導師的課嘛。自然課都要照老師安排的組排座位，所以就要重新搬桌椅呀，排成這樣。

她用手比出兩兩相對，一組六張桌子靠在一起的樣子給我看。她說，結果啊我們老師因為還在改考卷嘛，就先座在講桌前面改，自然老師提早到了就站在門口。我們導師看到就說，哎呀，老師您坐您坐。自然老師就說沒關係妳坐。後來我們導師就走了啊，自然老師突然把課本摔在桌上，說，你們老師真沒有禮貌，看我年紀這麼大了

站在門口這麼久才叫我坐，簡直是錯誤的身教嘛。這樣要怎麼教書呢？現在的年輕老師真是一點禮貌都不懂，亂七八糟亂七八糟．．．．．。她擰著手，皺著眉頭表演著當時老師的神情。

結果一堂課四十分鐘，她就罵了我們導師半個小時。姪女邊說邊抓著耳朵兩旁垂下的頭髮，做出一個翻白眼昏倒的表情：她還每次都拿一些鉛筆呀、墊板啊送給比較乖的同學，然後就自己說，我應該要送你們東西嗎？全班只好回答，不應該。她就說，對，不應該，所以這是我對你們特別好，不是我應該要做的。我印考卷給你們平時上課練習也是花我自己的錢，也是我為你們好才多做的；那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感謝我？全班就回答，是！自然老師就說，那你們是不是要給我愛的鼓勵？全班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結果她就說，不必啦，愛的鼓勵有什麼用，一點用都沒有，你們根本體會不到老師的苦心．．．．．。

好險我不是很乖，就不用收到她的禮物還聽她念一大堆。她天真地搖著椅子，用後面的兩支椅腳做支撐晃來晃去。

我聽著姪女吱吱喳喳地說著，不禁想起那段似風箏般欲飛欲墜的童稚回憶。我似乎已經忘了是來探病。還未上學的病人姪女眨著美麗大眼，專注地聽著非病人姪女和我的上學經驗。

我想起我的小學老師，那個有著粗大蘿蔔腿，一臉剽悍的女老師。

我的學校位在城市當時寸土寸金的西區，就像漂在霓虹燈海中的寂寞綠色孤島。學生則多半來自現在已化為煙塵的商場，我們總是踩在底下就是鐵道的天橋上學。學校與商場隔著鐵道相望，真的不蓋你，有時候站在教室窗子前面還可以看到母親正在拖地哩！大掃除時學校的用具常常不夠，許多同學便自告奮勇地回去把家中的拖把掃把帶到學校來。

從三年級起，我被分到被稱為全校最嚴格的龍老師的班級。第一次看到龍老師時覺得她並不高，綁著馬尾拉直了眼角旁明顯的魚尾紋，以至於她看起來有些鳳眼。我深深地記得她的眼睛，像是無時無刻注視著你一樣，奇妙的是，所有的同學都覺得老師是在注視著自己。

三年級下學期起她說要幫我們課後輔導，以便能提升全班同學的程度。輔導課的方式自習課的時候發一些考卷讓我們寫，然後由老師針對同學錯得比較多的題目講解。

一個人一學期只收三百塊的工本費。她站在講台上，用溫柔又嚴厲的眼光說，這三百塊不是老師賺的，是考卷的影印費；老師沒有多拿半毛錢。小朋友回去告訴家長說這不是補習，老師是反對補習的，這個是輔導，我一毛也沒有多收的。但是為了避

免有時候督察來學校的時候誤會，如果督察問小朋友有沒有補習，小朋友就說沒有，也不要說老師給你們輔導啦，怕小朋友表達不清楚會讓督察誤會。

她的眼睛像哨兵似地巡了教室每一個座位一遍，深呼吸一口說，當然，我不強迫同學參加。

我回去後軟硬兼施地向母親要三百的輔導費，但那時的經濟狀況實在浪費不起每一個十塊錢。媽說，你哥哥姊姊攏無補習汝要補習？小學是卜補啥米尻川〈屁股〉？你哥哥高中哇就無予伊補習汝要補啥米尻川！

我抿著嘴角堅定地糾正母親，是輔導，不是補習。輔導！輔導！

虎你去壁頂啦，虎導。母親堅決不肯拿出三百塊。

我和同班那個短髮的女同學暗地裡競爭第一名是眾所周知的事，那個家裡總是點了滿滿一閃一閃聖誕燈，開麵包店的女孩。我常常繞路和她一起回家，就爲了看巧克力蛋糕上萬花筒似的映著淡紫鮮黃紅橙的奇妙色彩。多年以後我只記得她吐司麵包似的白細肌膚，身上總有一種奶油麵包的香味。

開始輔導後的第二次月考，我竟然只考了歷年最差的第五名，而她依然穩居第一。這個打擊讓我羞愧難當，我甚至無心看當年布袋戲的大高潮：荒野金刀獨眼龍和刀鎖金太極的對決，致使到現在我都還不知道獨眼龍怎麼出招，金太極如何人頭落地的。事實上每回輔導課老師仍然發考卷給我，但在憐憫的、施恩的眼神下寫考卷的我總是感到頭皮發麻。

我們每回月考後老師發下成績卡，填上分數後交給老師，老師再按名次順序發下來。前十名有鉛筆盒墊板彩色鉛筆布娃娃等獎品可以挑。那時候前三名總是莫名其妙喜歡挑選老師縫的布娃娃，而放棄真正有實用價值的鉛筆墊板。有一次我考第一名，放學時抱著老師縫製的，嘴角有點歪斜的藍色短毛狗娃娃向媽媽炫耀，媽媽沒好氣地歎了一口氣說，三八憨囡仔，鉛筆原子筆不提，提這隻卜飼伊喔？我看你讀冊讀去腳背 phian〈背脊〉去。

考第五名那次我當然沒有機會拿到布娃娃。

老師在月考後發成績卡時跟全班說，班上有些沒有參加輔導的同學退步很多，雖然他們沒有交三百塊，但是以後老師還是會發考卷給他們寫。老師對你們是用心良苦，希望你們好。她的眼神像水果刀閃閃發亮。我望著老師，直到她脖子的紫花絲巾漸漸模糊不清。班上沒有參加輔導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班上永遠最後一名的高大男生，她沒退步的餘地。

多年以後我仍然清楚地記得老師慈祥的、溫柔的、同情的雙眼，和她嚴厲的、堅

硬的，就像硬幣刮在玻璃上的聲音。

老師曾經帶我參加全市珠算比賽，從學校出發時她丟給我一個問題。她牽著我的手說：去比賽場地的學校有兩路公車，你想搭那部去的時候很擠，回來一定有位置的公車；還是另外一路去的時候很少人，回來一定很擠的公車？

那時候我想問她，為什麼不去的時候搭後面那路，回來搭前面那路不就都有位置了？但看著她充滿期許的眼神，我突然靈光閃起她每天在黑板上寫的「每日一句」。哎呀，前天寫的正是「先苦後甘」哩。我毅然地回答她搭前面那一路，先苦後甘嘛，我說。我感到她溫暖的、柔軟的眼光落在我肩上。

比賽採的是淘汰制，心算是每輪出兩題，錯一題的便淘汰，再繼續下一輪。計算完要馬上舉號碼牌，超過時間的也淘汰。比的是速度和準確，老師在比賽前叮嚀我。

偌大的禮堂排滿一排一排的椅子，老師和家長就坐在後面看著我們。位置和位置間相去甚遠，每個孩子像一座座孤獨的島。出題老師的聲音在禮堂裡迴蕩迴蕩迴蕩，四十七萬六千七百三十二元七角六分加一百三十一萬八千零一元五角四分檢三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四元整……

我在第二輪便出岔，要立刻拿著鉛筆墊板離開座位，回到後面一整排家長老師的位置上。整個潮溼的禮堂都充滿歎息，沉重的同情眼光一波波從師長休息座打過來。我坐在老師旁邊低著頭抽動著肩膀。

老師說，我早就想到了，沒關係。失敗為成功之母。以前我帶一個二段的來比賽都沒拿到名次，你才一級怎麼可能會贏。這裡都是上段的嘛。沒關係沒關係，這裡很多小朋友都是上段的哩。老師不怪你。

禮堂裡滾動著一億隻招潮蟹逼近的算盤聲。

病房裡充滿著一種奇怪刺鼻的衰老氣味。我叨叨絮絮地說著，兩個姪女和大嫂望著我微笑傾聽。病房裡總是像冷藏庫一樣終年恆溫，而我停在人行道上的摩托車座椅一定滾燙得可以煎蛋了。

我說，那時候我們老師每天都在黑板上抄一句「名言」，叫做「每日一句」，什麼「養子不叫如養牛，養女不叫如養豬」的。我對這兩個姪女高談闊論，忘了自己是來探病的。

我們也是。黝黑的大姪女尖聲地說。什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我們還買了一本簿子抄，封面要寫——嘉言錄。她用食指在空中比劃著。

真的？我們以前寫在聯絡簿上的。我說。

我看著她的雙眼，不經意地問。妳們老師叫什麼名字？

自然老師龍老師，龍淑娟老師啊。她說。

就好像跑了老遠才找到斷線遺失的風箏，而興奮大聲叫喊著在這裡在這裡，我忘了自己身在醫院而大聲地啊了一聲。真的？龍鳳的龍嘛，是不是有很粗的蘿蔔腿的那個？對喔？那我們同一個老師嘛，怎麼這麼巧！我十四十五……哎呀，十七年前給她教，從三年級到六年級。怎麼這麼巧？我不知道是興奮還是驚訝還是感傷地說。

姪女和我是同一個學區，我住在有鐵路有老舊商場的城市西區，她則住在鐵路藏在地下，商場成為安全島的城市西區。我和她的童年，在這個打了個結的時間點上，就像同一張臉剝下來的面膜，擁有類似的起伏輪廓。

哎呀哎呀，龍老師嘛，她是不是體育課都用橡皮筋把頭髮邦個馬尾巴？

我的龍老師的馬尾巴想必比她的龍老師的尾巴更飽滿些、更烏亮些、教我們跳起來接躲避球的時候，擺動的弧度更柔軟些。

她邊笑著邊點著頭。我的耳畔突然出現火車經過鐵道時框唧框唧的聲響，和叮噹叮噹眨著眼的警鈴。

午後的陽光將地面上一切所有物的水分吸走。記憶像被解凍的魚，滴溜溜地活轉由動起來，游在不同的水域裡。

姪女和我背上黃色的達新牌書包〈就五年級而言，她還比我同齡時略高一點〉，分別戴著黃色船型帽與黃色棒球帽〈上頭繡有梅花圖案〉，穿過彷彿冰櫃般的醫院窗玻璃，在患有氣喘的小姪女和大嫂的目送下，走上連絡商場和學校的天橋。

下橋後是側門，一走進去正是我在六年級乙班打掃的廁所。我打掃廁所時特別喜歡提水使勁地潑向尿盆，同學們都尖聲大笑著紛紛躲避，害怕被潑回來，可能混雜有百分之一尿液的水沾到。那水在陽光下意外地沒被蒸乾，緩緩地順著階梯流到腳尖，逐漸泛漲。我的腳掌承受著水流動的柔性拉力，並趕到校園池塘裡唯一的金色錦鯉從小腿肚邊游過。水面上漂來幾截新綠的兩耳草、幾隻薄翅蜻蜓斷翅或斷尾的屍體〈一定是蚊仔幹的吧〉、地下室福利社五元一粒的菜包，以及在抽屜內側被我刻上一隻文鳥以為暗號的木桌。

走向正門。三年級的時候，住在學校對面的我便常是第一個到學校的學生，敲著玻璃叫醒禿頭校工，他會把鑰匙從窗縫丟出來給我。但沒多久，那個常和我競爭第一名的麵包店女孩也提前到校的時間，漸漸形成一種沉默的競爭。不堪其擾的校工，終於求救於龍老師，在老師的婉言威脅下才打斷我們「開校門」的競賽。我還記得那時

拉開鐵門準備上學時，天從未亮，老李養的小白都滿臉的不可置信。

唯一比我們早到校門的是那個像賣飯糰冬瓜茶米血糕楊桃汁王子麵蠶寶寶的肉包臉阿嬤。那時一袋長型透明塑膠袋裝的冬瓜茶是五塊。我問姪女說喝過沒有，她說喝過，沒事都拿橡皮筋射蒼蠅嘛，那個阿婆。這個學校歷年畢業的小朋友一定從她手上接過了可以把 T 市淹成一個湖泊的冬瓜茶。

現在是暑假，夏天的午後，城市燥熱如火。被陽光鍍得汪汪發亮的鐵欄杆，將我視線割成無數長條。我指著操場遠處最高的那個紅色單槓，說：挪，那個單槓啊，我一直到畢業都沒有翻成功過。

去翻丫，姪女舔著沾了冬瓜茶的手指甜笑著說。

選自《小說讀本—飛魚的呼喚》

賞析：

吳明益 1971 年生，桃園縣人，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目前任教於花蓮東華大學。1977 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本日公休》。目前創作的方向，在「自然寫作」的這個文類中開拓自己的一片天地，思索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作品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生態報導暨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等。著有《虎爺》、《迷蝶誌》、《蝶道》，並主編《台灣自然寫作選》。

〈午後〉這篇小說，描寫來醫院探病的大學生，意外地和姪女迸出心靈的火花，看似一篇輕鬆溫馨的作品，其中卻深沉的批判了長期以來權威性角色的「老師」，這也讓我們深思教育部近日對師生戀議題的關注。

文章亦探討了學校教育的問題。小學教育是扎根的工作，而當世界正以加倍的速度前進時，諷刺的是：十七年前的級任老師，竟然和姪女現在的老師是同一人，而且行事風格也如十七年前一樣，始終如一。作者在笑鬧中嚴厲的批判了台灣的教育制度停滯不前，兩段年少的時空接軌；多年後，老師依然嚴厲的神情、尖銳的聲音，劃破時空凌空而來，指向的是愛的體罰、變相的獎勵、付費的課輔、每日嘉言或精神訓話，聚焦在權威的教育方式上，叔姪二人因「龍老師」而有了交集，他們的童年都打了「結」，那是時間的結，教育的結，生命的結。每一個人都有青澀的成長回憶，對老師的敬畏、顏面的自尊，早熟的情愫，透過與姪女的言談，呈現了個人青春歲月的痕跡。

台灣教育必須改革，讓學習有著力點，感受每一個學習者的重要性。小說反映出長期在禁錮威權的教育體制下，對成長與愛的渴望和改變。

品味時間：

1. 在你的求學過程中，哪一位老師最令你難忘？為什麼？
2. 請說說你對台灣教育有什麼建言？
3. 你覺得，學校教育需要給學生什麼？